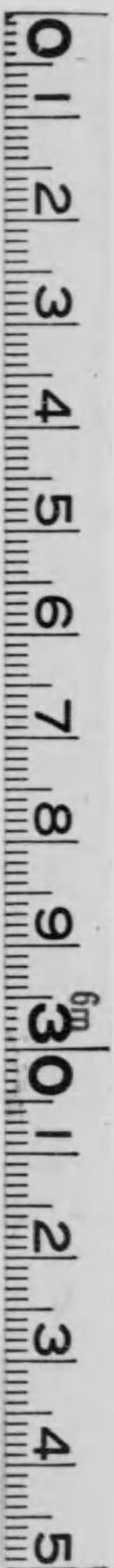


標註訓譯水滸傳二

11
15
216



始



標註訓譯水滸傳卷之貳

東肥平岡龍城譯

第五回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

隨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擡頭看時却見一所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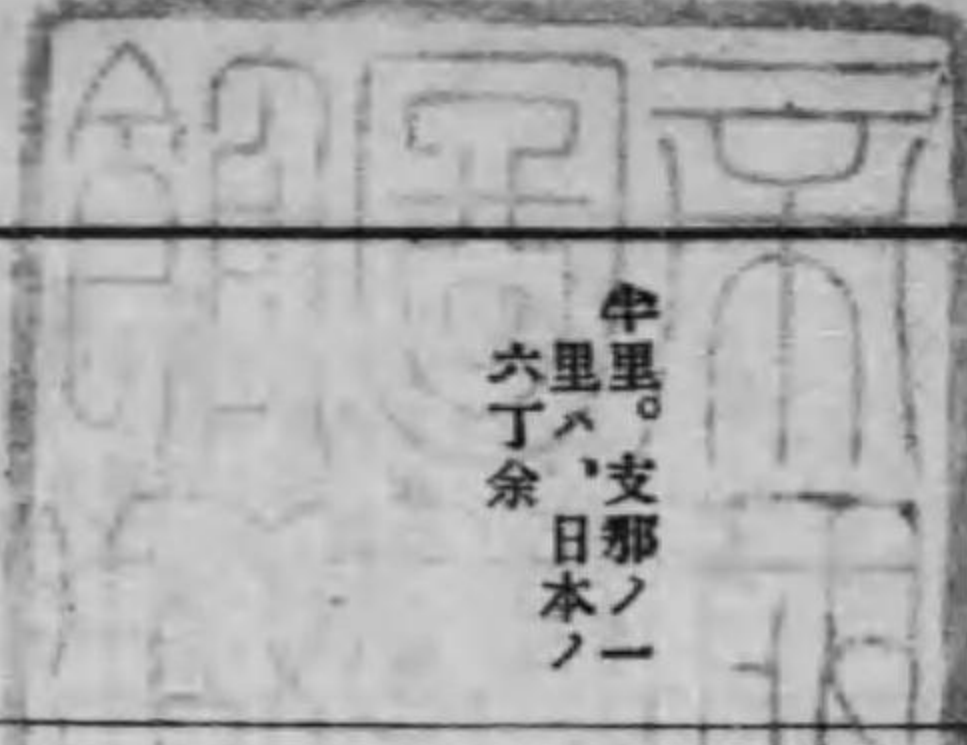
落寺院被風吹得鈴鐸響看那山門時上有一面舊朱

紅牌額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寫着瓦官之寺又行不

得四五步過座石橋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只見

知客寮門前大門也沒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尋思道

這箇大寺如何敗落得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只見滿



半里支那ノ一
里ハ日本ノ
六丁余

知客寮。他方ヨ
リノ來客ヲ宿
泊セシムル
寮。寮トハ本
小窓ノ義、古
ヘ同官、同窓
ノ者ヲ寮ト云
ヒタリ、故ニ
多ノ人一家ニ
同宿スル處ヲ
ト云フ

購求

鑽着。動詞、シ
メル、カケル

地下。吾國ニテ
云ハバ、地上
ニアタル

香積厨。ク、リ、
ダイドコ、維
摩經ノ字、
籠頭ハカマド、
監齋使者。寮所
ヲ守ル佛、
ト帝釋ノ使令
ト章獻天ニ似
和尙坊主ト云
フ程ノ意

頓飯。一頓飯、
イチドノメ
シ、一カタメ
ノメシ
吐音ト

地都是燕子糞，門上一把鎖鎖着，鎖上盡是蛛網。智
深把禪杖就地一擡着，叫道：「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
日沒一箇答應，回到香積厨看時，鍋也沒了，竈頭都
塌了。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齋使者面前，提了禪杖，
到處尋去，尋到厨房後面一間小屋，見幾箇老和尚坐
地，一箇箇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你們這和尚好沒
道理，絲酒家叫喚沒一箇應。」那和尚搖手道：「不要高聲，
智深道：「俺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喫，有甚利害。」老和尚道：「
我們三日不曾有飯落肚，那里討飯與你喫。」智深道：「俺
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酒家喫半碗。」老和尚

十方常住。キマ
リ、只ヒロク
ク、只ヒロク
世間ニ托鉢ス
道人。寺男、卷
一、甘頁ヲ見

師父。普通ハ先
生、僧人中ニ
テハ師匠様
向。於也、ムカ
フニ非ズ

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我們合當齋你，奈何我寺中僧
衆走散，並無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深道：「
胡說，這等一箇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里
是箇非細去處，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箇雲遊和尚引
着一箇道人來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
兩箇無所不爲，把衆僧趕出去了，我幾箇老的走不動，
只得在這里過，因此沒飯喫。」智深道：「胡說，量他一箇和
尚一箇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
父，你不知，這里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得的他。」這
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

排行。一卷卅三頁註ヲ見ヨ

綠林。ヌスビトノ住家

占身體。機子丈ハ坊主ノ機ニ見フル

驚。音テイ、婦人ノ歩ム如ク小マダニ、チヨコ、チユムトアユム

標。森ノ俗字、

鈴頭。義明ナラズ

後面、一箇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箇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鐵佛、道人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藥、義、這、兩箇、那里似箇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出家影占身體、智深正問間、猛聞得一陣香來、智深提了禪杖、惹過後面、打一看時、見一箇土竈、蓋着一箇草蓋、氣騰騰透將起來、智深揭起看時、煮着一鍋粟米粥、智深罵道、你這幾箇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日沒飯喫、如今見煮一鍋粥、出家人何故說謊、那幾箇老和尚、被智深尋出粥來、只叫得苦、把碗探鈴頭杓子水桶都搶過了、智深肚饑、沒奈何、見了粥、要

把禪杖、把鍋、把處トモ把ハ、ト調シ見ヨ、ノトニ非ズ

抄花。動化シ、モラフ、ハツシ、モラヒ、キタ、ニル

織。サナダスゴキ

喫、沒做道理處、只見竈邊破漆春檯、只有些灰塵在上、面、智深見了、人急智生、便把禪杖倚了、就竈邊拾把草把春檯揩抹了、灰塵雙手把鍋掇起來、把粥望春檯、只一傾、那幾箇老和尚都來搶粥、喫、被智深一推、一交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喫、纔喫幾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喫、却纔去那里抄化得這些粟米、胡亂熬些粥、喫、你又喫我們的、智深喫五七口、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喫、只聽得外面有人唱歌、智深洗了手、提了禪杖、奔去不及、破壁子裏望見一箇道人、頭帶皂巾、身穿布衫、腰繫雜色絲腳穿麻鞋、挑着

一頭。一方ハ
荷葉。支那人ハ
葉能ク、ハスノ
業ニテ物ヲツ
セアリ、掩フク
テアリ、俱ニ、
蓋着、歌着、兩箇
ノ着字、俱ニ、
アアリ、フダシ
ヒツツアリ、歌
意アリ、了ナ
同可。ヒマニテ
ヨケレド

盤饌。料理、
筋。音子ヨ、箸
同シ

一擔兒、一頭是箇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并荷葉托着
些肉、一頭擔着一瓶酒、也是荷葉蓋着、口裏嘲歌着、唱
道、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我無妻時、猶間
可、你無夫時、好孤悽、那幾箇老和尚、趕出來、搖着手、悄
悄地、指與智深道、這箇道人、便是飛天藥、义丘小乙、智
深見指說了、便提着禪杖、隨後跟去、那道人不知智深
在後面跟去、只顧走入方丈後牆裏去、智深隨即跟到
裏面看時、見綠槐樹下、放着一條桌子、鋪着些盤饌、三
箇盞子、三雙筋子、當中坐着一箇胖和尚、生得眉如漆
刷、臉似墨裝、脰搭的一身橫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來、

師兄。僧人間ノ
慣用敬稱、ア
把ニテ、來。此ハ
智深、此ハ
ツメル、ナリ、セ
此ハ、道成
ガ、返事、シテ、云
田庄。寺領

邊廂坐着一箇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籃放下來、也坐
地、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
師兄坐、同喫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箇如何把
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智深、睜着眼
道、你說你說、說在先、敝寺十分好箇去處、田庄又廣、僧
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箇老和尚、喫酒撒潑、將錢養女、
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
來都廢了、僧衆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却和這
箇道人、新來住持此間、正要整理山門、修葺殿宇、智
深道、這婦人是誰、却在這裡喫酒、那和尚道、師兄容稟、

排告。アルイ事
ヲ云ヒ、タテ
告、訴スル、排
斥

指着的。サシシ、
ユビサシナガ
常住。前二此等
ハ「十方常住」
ト云フタリ、
故ニ寺ト云義
ニナル
養着。國ハチキ
ナガフ、ハ引キ
ナリ、着ハ引キ
ハ其處ニテ終
ル、語意ニテ終
ナリ

這箇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在先他的父親，是本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狽，家間人口都沒了，丈夫又患病，因來敝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之面，取酒相待，別無他意，師兄休聽那幾箇老畜生說，智深聽了他這篇話，又見他如此小心，便道：「耐幾箇老僧，戲弄酒家，提了禪杖，再回香積厨來，這幾箇老僧方纔喫些粥，正在那裏看見智深忿忿的出來，指着老和尚道：『原來是你這幾箇壞了常住，猶自在俺面前說謊。』」老和尚們一齊都道：「師兄休聽他說，見今養着一箇婦女在那裏，他恰纔見你有戒刀禪杖，他無器械，不敢

走遭。此ハ走一
遭ノ略、一寸
ハシヨユク、
チヨイト
角門。他本、脚
門ニ作ル、ク
ワリモン
朴刀。源平時代
ノ如キモノ、
ノ如キモノ、
如キ刀
合。タビ、會ト
云ンガ如シ
架隔。遮網。受
ケ流スト、受
ケ大刀ニナル
架隔。セヲリト
カハス、

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去走遭，看他和你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喫酒喫肉，我們粥也沒的喫，恰纔還只怕師兄喫了，智深道也說得是，倒提了禪杖，再往方丈後來，見那角門却早關了，智深大怒，只一脚踢開了，搶入裏面，看時只見那生鐵佛崔道成，仗着一條朴刀，從裏面趕到槐樹下來，搶智深，智深見了，大吼一聲，輪起手中禪杖，來圍崔道成，兩箇鬪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鬪智深不過，只有架隔遮攔，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這丘道人見他當不住，却從背後拿了條朴刀，大踏步，將將來，智深正鬪間，忽聽得背後脚步響，却又不

暗算的人。正面
ヨリセマ、カ
クレタ助大刀
関子外。戰線外、
キツサキト、
ル間子。關子ト
云フ。三人ノ
捕脚兒。三人ノ
足三ッ鼎的ニ
△キ合フ
一來。ヒトツニ

敢回頭看他，不時見一箇人影來，知道有暗算的人，叫
一聲着，那崔道成心慌，只道着他禪杖托地跳出圈子
外去，智深恰纔回身，正好三箇摘脚兒，厮見，崔道成和
丘道人兩箇，又併了十合之上，智深一來肚裏無食，二
來走了許多程途，三者當不得他兩箇生力，只得賣箇
破綻，拖了禪杖便走，兩箇燃着朴刀，直殺出山門外來，
智深又鬪了幾合，掣了禪杖便走，兩箇趕到石橋下，坐
在欄杆上，再不來趕，智深走得遠了，喘息方定，尋思道，
酒家的包裹放在監齋使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曾拿得，
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飢餓，如何是好，待要回去，又

監齋使者。柱前
二頁ニ在リ

不過。カタヌ

好座間ニ一
ヲ入レ見
一ヶ處ノ
閃。他本「走」
ニ作ル

撮鳥。撮ハ、ナ
マラテモナイツ
ソ、ケツ、鳥、ク
タナキ罵辭。

却不是。酒家
此ハ己ガ坊主
ニテ何モ取ル
様ナモノ無キ
故。強盗モ、
思ヒタルナク、
中ニ比ベ、林ノ
中ノ強盗ノ心
モナリ、酒
兀家ハ魯達ノ
頁ノ注ヲ見ヨ

敵他不過，他兩箇併我一箇，枉送了性命，信步望前面
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箇大林，都是赤
松樹，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
影裏一箇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
了，智深道，俺猜這箇撮鳥，是箇剪徑的強人，正在此間
等買賣，見酒家是箇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
去了，那厮却不是鳥晦氣，撞了酒家，酒家又一肚皮鳥
氣，正沒處發落，且剝這厮衣裳，當酒喫，提了禪杖，徑搶
到松林邊，一聲兀那，林子裏的撮鳥，快出來，那漢子在
林子聽得大笑道，我晦氣，他倒來惹我，就從林子裏拿

禿腦。クソボウ
ズ、毎ニ僧チ
罵ル辭
不是。シヤナイ

兀那。前ニ在リ

莽。ヒゲダラケ
ナ

圈子外。前ノ十
頁ノ注ヲ見ヨ

窮拂。下拜スル
卷一、百七十
頁ヲ見ヨ

大郎。長男アト
トリ、故ニ若
旦那ノ義トナ

着朴刀、背翻身跳出來、喝一聲、禿驢、你自當死、不是我
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得酒家、輪起禪杖、搶那漢、那漢
攔着朴刀、來鬪和尚、恰待向前、肚裏尋思道、這和尚聲
音好熟、便道、兀那和尚、你的聲音好熟、你姓甚、智深道、
俺且和你鬪三百合、却說二姓名、那漢大怒、仗手中朴刀、
來迎禪杖、兩箇鬪到十數合後、那漢暗喝采道、好箇莽
和尚、又鬪了四五合、那漢叫道、少歇、我有話說、兩箇都
跳出圈子外來、那漢便問道、你端的姓甚、名誰、聲音好
熟、智深說姓名畢、那漢撇了朴刀、翻身便剪拂、說道、認
得史進麼、智深笑道、原來是史大郎、兩箇再剪拂了、同

哥。支那音コ

結果。コロス

到林子裏、坐定、智深問道、史大郎自渭州別後、你一向
在何處、史進答道、自那日酒樓前、與哥哥分手、次日聽
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走了、有緝捕的訪知史進和
哥哥、齊發那唱的金老、因此小弟亦便離了渭州、尋師
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回到北京、住了幾時、盤纏
使盡、以此來在這里、尋些盤纏、不想得遇哥哥、緣何做
了和尚、智深把前面過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史進道、哥
哥既是肚饑、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教智深
喫、史進又道、哥哥既有包裹、裏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還
不肯時、何不結果了那厮、智深道、是當下和史進喫得

你死我活。イノ
チガケニ、イノ
ヨイヨノ勝負

樹林子。モリ、
子ハ語助
跳將。來。將ハ
句腰ニアリ來
字ト合シテ
シテノ意

飽了、各自拿了器械、再回瓦官寺來、到寺前看見那崔
道成、丘小乙、兩箇兀自在橋上坐地、智深大喝一聲道、
你這厮們來來、今番和你鬪箇你死我活、那和尚笑道、
你是我手裏敗將、如何再敢厮併、智深大怒、輪起鐵禪
杖、奔過橋來、鐵佛生噴、仗着朴刀、殺下橋去、智深一者
得了史進、肚裏膽壯、二乃喫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
得出來、兩箇鬪到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辨得走
路、那飛天藥叉丘道人、見和尚輸了、便仗着朴刀來協
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
都不要走、掀起笠兒、挺着朴刀來戰丘小乙、四箇人兩

間深裏。マツサ
カ、イ、マツサ
モ、イ、マツサ
便處。智深ノ爲
ニハ、ヨイト
着。シツ、ハ、ス
呂上ノ助字

脫肢脫察。ツキ
新ル形容音字

南柯。莊子ノ故
事

擡。物ニスレツ
イテ落ル

角門。ク、リ、モ

對厮殺、智深與崔道成正鬪到間深裏、智深得便處、喝
一聲着、只一禪杖、把生鐵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
和尚、無心戀戰、賣箇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里去、趕上
望後心、一朴刀、撲地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
去、掉轉朴刀、望下面、只顧脫肢、脫察的擡、智深趕下橋
去、把崔道成背後一禪杖、可憐兩箇強徒、化作南柯一
夢、智深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兩箇屍首都縛了、擡
在澗裏、兩箇再趕入寺裏來、香積厨下、拿了包裹、那幾
箇老和尚、因見智深輸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來殺他、
已自都吊死了、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

間。一シキリナ
家チ八九マ
ルナリ

割割雜雜。火
ノハゲシクモ
ユル形容音字
價。ホド、天價
哭ハ天ホドナ
梁園之家。梁
武帝蕭寺ノ故

那箇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直尋到裏面八九間小屋，
打將入去，並無一人，只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
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一包袱，尋到廚房，
見魚及酒肉，兩箇打水燒火，煮熟來都喫飽了，兩箇各
背包裹，竈前縛了兩箇火把，撥開火爐，火上點着，焰騰
騰的，先燒着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箇火把，直來
佛殿下後簷，點着燒起來，湊巧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
竟，天價火起來，智深與史進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
着了，二人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撒
開，二人廝趕着，行了一夜，天色微明，兩箇遠遠地望見

撒開。ソコチダ
チノキサル、
シドコカニ往テ
見九二頁參
酒店。料理屋

訴說。訴モ俗語
ニテハ、云フ、
告アルノ義ア
ハナス、云フ

酒器。四回ニ、
桃花山ニテ、
深取リ來リシ

五七里。支那ノ
一里ハ、吾國ノ
六丁余ナリ
路口。ミチハツ

一簇人家，看來是箇村鎮，兩箇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
邊，一箇小小酒店，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喫
酒，一面叫酒保買些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兩箇喫
酒，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喫了酒飯，智深便問史進道：「你
今投那里去？」史進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奔
朱武等三人，入了夥，且過幾時，却再理會。」智深見說了，
道：「兄弟，也是便打開箱裏，取些酒器，與了史進，二人拴
了包裹，拿了器械，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門，離了村鎮，
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箇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須要
分手，酒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你到華州，須從這條路

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却把那炷香沒放處知客忍不住
 笑與他插在爐內拜到三拜知客叫住將書呈上清長
 老接書折開看時中間備細說着魯智深出家緣絲并
 今下山投托上利之故萬望慈悲收錄做箇職事人員
 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必當證果清長老讀罷來書便
 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喫些齋飯智深謝了扯
 了坐具七條提了包裹拏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清
 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云汝等衆
 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這箇來的僧
 人原來是經畧府軍官爲原打死了人落髮爲僧二次

推故。ア、ダ、カウダト云フ
 テコトヲル
 僧堂。僧ノ居間
 又雲堂トモ云フ
 行童。小使、注
 前ニ出ヅ
 兩班。前ニ東西
 廊下トアリ
 其東四組ノ
 人々凡テ禪
 林ノ儀式ノ
 廿一頁ハ三
 番表ハ三回
 參臘スベシ

你那個語呂
 上ノ詞ニサト
 シカトアルニ非
 ズ
 退居。隱居所
 摩字。凡テ官公
 費ニテ家ヲ建
 テハセルトコス
 マハセルトコス
 ロチ摩ト云フ
 居小屋ノトコ
 キト云フ程ノ
 居小屋ノトコ
 那字ノ間ニ見

在彼開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那里安他不得却推來
 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千萬囑付不可推故待
 要着他在这里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知客道便是
 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模樣本寺如何安着
 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
 宇後那片菜園時常被營內軍健們並門外那二十來
 箇破落戶侵害縱放羊馬好生囉哩一箇老和尚在那
 里住持那里敢管他何不教此人去那里住持倒敢管
 得下清長老道都寺說得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
 等他喫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着智深到

住持ノ意、此方丈ノ居間、下ニ通フ、此ハ秘書ノ役、シハ法要ノ侍、總持ヲ持ツ、時香臺ヲ持ツ、持香ト云フ、長老ノ首座ノ職、ニツイテ、長老ノ如ク、長和向ノ長老トテ、併シ實際ハ長老トテ、下稱シテ、法帖、書キツケ、命今、僧家ナ、賭博不成才、バ

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裏歇了、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退居廨宇內、掛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當夜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上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廨宇裏來住持、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為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

破落戶、無賴モ、同雜人、無用ナ

破落戶、無賴モ、同雜人、無用ナ、響、音カウ、ア、一本、一本、一本、翻筋斗、モ、ヒ、ツ、ツ、ツ、カ、カ、カ、ヒ、小要、カラ、カ、ヒ、道人、一、卷、廿、頁、寺、院、内、ノ、ハ、マ、キ、ド

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眾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裏差一箇和尚甚麼魯智深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厮伏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理、他又不曾認得我、我們如何便去尋得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參賀他、雙手搶住脚、翻筋斗、顯那厮下糞窖去、只是小要他、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却說魯智深來到廨宇退居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都來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箇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且說智深出到菜

搶。ツキチスナ
リ。ツカマヘ
チスナリ

待要。：セント
ス、欲ス

向前去、教那厮看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衆人面前、
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
說、便向前去、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智深不等
他上身、右脚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
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
後頭那二三十箇、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
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箇走的、兩箇下去、衆潑
皮、都不敢動、揮、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
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蟲
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

擡。ヒキズル、擡
同。ツ

兀那。人ニ呼ビ
カケ云フ、カ
ケ聲、一卷百
廿八頁參照セ

件衣服。一マイ
ノキモハ

那夥。タチ、多
クノ
鳥人。クソ夜郎
火伴。夥伴同ジ
ミンナノモノ

了得。手がキイ
テイル
不實。トント
モ、セ、チツト
モ、セ、セ

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人打一救、擡
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
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兩箇潑
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智深叫道
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箇衆人道、
你那夥鳥人、休要瞞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到這里
戲弄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
祖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
衣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
却是那里來的長老、恁的了得、相國寺裏不曾見有師

老神略：一、四、六、情、願、支、那、見、金、錢、代、價、之、反、深、之、云、心、シ、タ、リ、ト

壞鈔。無狀。カ、做主。普通。ニ、指圖。スル。ハ、頭、カ、シ、ラ、ト、ナル

父、今日我等願情伏侍智深道、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
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爲、殺、得、人、多、因、此、情、願、出
家、五、臺、山、來、到、這、里、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
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得
入、去、出、來、衆、潑、皮、喏、喏、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解、宇、
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
了、十、瓶、酒、牽、了、一、箇、豬、來、請、智、深、都、在、解、宇、安、排、了、請
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三、二、十、潑、皮、飲、酒、
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
今、日、得、師、父、在、這、里、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喫、到、

扣齒。マシナド、赤口。上天。入地。口。論。ナキ。様。鳥。亂。鳥。ハ、翼。ノ、調。二、字。ニ、テ、ク、道。人。ノ、寺。内。ナ、ド、ル、寺。男。卷。一、甘、頁、ヲ、見、

盤。擲。同。シ、相。了。一。相。ハ、此。ノ、如。キ、場、合、マ、タ、ス、ル、ノ、意、ア、リ、ミ、テ、ナ、リ、又、ミ、テ、ナ、リ

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正
在、那、里、喧、鬧、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衆、人、有、扣、齒
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
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這、話、那、種、地
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箇、老、鴉、巢、每、日
直、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上、面、去、折、了、那、巢、便、了、有、幾
箇、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
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折、了、也、得
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
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綴、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

繳。モトニ反ヘ
 勢ヲシテハ
 鳥緊。智深ニ取
 リテハ、ナン
 アモナイ、ツ
 マラヌ、エ
 器械。武器、エ
 モノ
 區區。平如ノ如
 ナリ、テノ意

着、却把左手扳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
 根拔起、衆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
 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扳得起、智深
 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洒家演武、器械衆潑皮當晚
 各自散了、從明日爲始、這二三十箇破落戶見智深、區
 區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過了數
 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喫他們酒食多矣、洒家今日也安
 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沽了兩三擔
 酒、殺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天氣正熱、智
 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舖了蘆蓆、請那許多潑

不常見。一度モ
 見マセヌ
 使器械。劍術ヲ
 ナサル

水牛。支那人ハ
 水牛ハ強シナ
 ル者ト信シナ
 大小。ホド、形
 量ニ云フ、數形
 量ノ許ハ多少
 廳。ヒユウ、ヒユ
 ウト、禪杖ノ音
 ハヤク動ク音
 ノ形容スキ
 參差。スキ

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衆人喫得飽了、再
 取果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
 拳、不曾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
 智深道、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五尺、
 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喫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
 大小氣力、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颼颼的使動、渾身上
 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正使得活
 泛、只見牆外一箇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
 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箇官人、頭戴
 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箇白玉圈、連珠鬘環、身

類。百回本、搭二
 尾。重ナリ合フ
 故。細ク長キ物
 朝。御殿形、
 摺。疊紙。支那ニ
 テハ。團扇形
 ト。ナリタ
 △。モノノ
 長。短。ホド、バカ
 リ。ホド、バカ
 小。注。チ。參
 セヨ。照

武師。武藝ノ師

情願。支那ニテ
 他人ノ身ガハ
 リ。信トナル
 モ。ハ。然ラズ
 深。ハ。然ラズ
 智

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獼尾龜背銀帶
 穿一對磕爪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
 子生的豹頭環眼燕頷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
 年紀口裏道這箇師父端的非凡使得好器械衆潑皮
 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
 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
 冲智深道何不請來廝見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
 箇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
 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智深道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
 是只爲殺得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

嶽廟。泰山ノ神

令尊林提轄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爲兄智深道教
 頭今日緣何到此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
 嶽廟裏還香願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
 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
 師兄智深道酒家初到這里正沒相識得這幾箇大哥
 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兄弟十分好了便
 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盃只見女使錦兒
 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
 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里錦兒道正在
 五嶽樓下來撞見個奸詐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

時間。一時間同
待要。：セント
一頓。ウント、
スエルト、ウチ
不怕官。怕管。
一之卷四六頁
請受。扶持
甚鳥。ナニ、ア
掃那。クソ夜
掃鳥。ヘノ様ナ
クソヤラウ

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冲見了叫道師兄
那里去智深道我來帮你厮打林冲道原來是本管高
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
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
林冲不合喫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的一次智深道你
却怕他本管太尉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
且教他喫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
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林冲道
但有事時便來喚洒家與你去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
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你他理會智深提着禪杖道

阿嫂。阿ハ發聲
吾國ノ支那ニテ
ハ他人ノ妻ニ
ハメツタニ
話スハナラ
マ智深ノ無頓
着テアラハス
ナリ。林冲ニ云
フ

着迷。迷着ナリ、
執着ハ、シツ
コク、チモヒ
着ハ、マヨヒ
ノ如クナリ此
ノ義チサトル
件。一件ノ一事

阿嫂休怪莫要笑話阿哥明日再得相會智深相別自
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
是鬱鬱不樂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間漢自見了
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快快不樂回
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四日衆多閒漢都來伺候見衙內
心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箇幫間的喚作乾
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箇到府中伺候
見衙內在書房中間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
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二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
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

雙木。木ナニツ
字ナリ。林沖
ノ妻ノト

奸漢。英傑豪傑
ノ異名ノ如ク
思ハル。故ニ
人皆恐ル。ナ

小間。幫間ノ謙
辭。道士ハ謙
シテ。道士ハ謙
フガ如シ

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
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箇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
衙內怕林冲是箇好漢。不敢欺他。這箇無傷。他見在帳
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
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間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殺得他。
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許多好姑娘。不知怎的。只愛
他。心中着迷。鬱々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得他時。我自重
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
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
却教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喫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

重氣。中風。中
氣。中ト重ト
ハ同音ニ通ズ

不蘇(由、同ツ)
他不肯。他只
イデシト云ヒタ
イヤト云ハ

一時。フト、ウツ
カ

己牌。今ノトキ
今ハ。今ノトキ
古ハ。今ノトキ
其時。今ノトキ
書出。今ノトキ
云。今ノトキ
一。今ノトキ
四。今ノトキ
八。今ノトキ
頁。今ノトキ

裏喫酒。小間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
和陸謙喫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
賺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
物。再着些甜話兒。調和他。不蘇他不肯。小間這一計如
何。高衙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
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次日
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衙內歡
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
街去。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
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

ノ注ヲ参照セ

布簾。支那人ノ家屋ハ出入ノ口ニ西洋ニ似テ、ノレンニテカケナレリ
大哥。己ノ夫ニ云フナリ

氣。イカリ續ニサロル

望兄、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裏悶不曾出去、陸謙道、我同兄去喫三杯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箇喫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我同林兄到家去喫三盃、林冲娘子赶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間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喫兩盃、當時兩箇上到樊樓內、占箇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好酒、希奇果子、按酒、兩箇敘說間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何故歎氣、林冲道、陸兄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

道里。道裏ニ同シ、道裏ハイコトヲ用ヒアリ

雖有幾箇教頭、誰人及得兄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氣、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得、嫂子和且休氣、只顧飲酒、林冲喫了八九盃酒、因要小遣、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里、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箇時辰、只見一箇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躡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

央。タノム

一地里。一味里
我。實。實。張先
生。我。云。云。

子聽得連忙央間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漢子去直
到太尉府前巷內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桌子上擺
着些酒食不見官人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獄廟裏囉
哩娘子的後生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
慌忙下得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一
地里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
前過見教頭和一箇人入去喫酒因此特奔到這里官
人快去林冲見說喫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三步做
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胡梯上却關着樓門只聽得
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里又

解腕尖刀、ヨロ
イトオシ、ア
林家ノ家ハ平家
胡做ノ家ノ如シ考
候テスル陸虞
候ナドノト

聽得高衙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得
回轉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得是
丈夫聲音只顧來開門高衙內喫了一驚幹開了樓窓
跳牆走了林冲上得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
會被這厮點汚了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
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
女使錦兒接着三箇人一處歸家去了林冲拏了一把
解腕尖刀逕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也不見了却回
來他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家自歸娘子勸道我
又不曾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耐這陸謙畜

老婆。老公。即
對スル言、ツ
マ、家

別證。別ノ本當
ノ症

渾家。ツマ、家
内

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殺得他老婆。
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一定送了衙內。
性命，老都管道，這箇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
箇道，我們已有計了，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
尉，說道，衙內不害的別證，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林
冲的老婆，幾時見他的，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
在嶽廟裏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
細說了，高俅道如此，因為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
來，若為惜林冲一箇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怎生
是好，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

事。石印本「
二作ル

草標兒。廣告ノ
シ、ホリ、チ、
ウリ、フ、ダ

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
唱了喏，高俅問道，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箇有甚計較，
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
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道，既如此，你明
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把
這件事不記心了，那一日兩箇同行到閱武坊巷口，見
一條大漢頭戴一頂抓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
拿着一口寶刀，插着箇草標兒，立在街上，口裏自言自
語，說道，不遇識者，屈沉了我這口寶刀，林冲也不理會，
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

說着。着ハ話シ

合當有事。何か
作シ、又ハ云
合ガシラニ
出

可惜不遇識者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着入港那漢
 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箇東京沒一箇識得軍器的林
 冲聽得說回過頭來那漢驄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
 晃晃的奪人眼目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那
 漢遞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喫了一驚失
 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
 貫那漢道值是值二千貫只沒箇識主你若一千貫肯
 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
 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那漢道只是一千貫我便
 買了那漢歎口氣道金子做生鐵賣了罷罷一文也不

價實。價值幾貫
ノ略、アタヘ
準選。イクラカ
ト、丁度キカ
ト程拂フ

把刀。一把刀

要少了我的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
 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酒家
 且回去明日再相見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
 漢去家中將銀子折算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
 這口刀那裏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道消
 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
 說時辱沒殺人林冲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
 林冲把這口刀翻來覆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
 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
 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

承局。役所ノ小使。

他比試林冲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
 等天明又去看那刀次日已牌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
 箇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
 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
 麼多口的報知了兩箇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拏了
 那口刀隨這兩箇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
 認得你兩箇人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却早來到府前進
 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箇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
 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
 兩箇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

白虎堂。軍
處。白虎
猛。白虎
ノ意。節
ハ節。出
ノ節。ス

莫。イカ
イカ。シヤナ

兩三重門到一箇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兩箇又引
 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
 尉林冲拏着刀立在簷前兩箇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
 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簷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
 四箇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
 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不是禮急待回身只聽
 得靴履響脚步鳴一箇人從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
 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
 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
 否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你兩

塔下。白洲ニア
幹人。邸内ノツ
カハレ人ノツ
テキタリシナ
府幹。幹人同ク
太尉府ノ幹人

妻子。只ツマノ
子ハ助字

打一場。一場
ハ、ウチクダ
イタ、ウチクダ
タ、曾テシタ

在塔下。府幹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
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你是箇禁軍教
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
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負屈。啣冤。小人雖是粗
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入節堂。爲是前月二
十八日。林冲與妻到獄廟還香願。正迎見高太尉的小
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又使陸虞候賺
小人喫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虞候家樓上
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場。兩次雖
不成奸。皆有人證。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太尉差

買上告下。上下
ノ役人ニマイ
當案。其掛役
孔目。押司ノ上
役。押司ノ上
判事。兼部ト
キ。役。メツケ
週全。タスケル

兩箇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此林
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箇承局進府裏去了。不想太尉
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
冲口詞。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杻來上了。推入
牢裏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
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箇當案孔目
姓孫名定。爲人最硬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
都喚做孫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
知。就裏稟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
他做下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

不二是... 意下
 無般、傲、無般
 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大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
 知高大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但
 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却
 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事怎的方便他、
 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箇無罪的人、只是沒
 拿那兩箇承局處、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台腰懸利及、誤
 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也知這件事
 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詞、高俅情知理
 短、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冲

故入節堂、殺害本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
 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大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
 知高大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但
 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却
 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事怎的方便他、
 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箇無罪的人、只是沒
 拿那兩箇承局處、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台腰懸利及、誤
 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也知這件事
 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詞、高俅情知理
 短、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冲

面、首領、故云、
 板、壓、通、
 字、凡、
 有、監、
 然、
 府、
 縣、
 文、
 增、
 顧、
 之、
 之、

維持、林冲、
 魯、
 托、
 下、
 里、
 モ、
 ツ、
 泰、
 山、
 男、
 尊、
 稱、

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箇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
 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箇面、七斤半、團頭鐵葉
 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箇防送公
 人、監押前去、兩箇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
 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衆鄰舍、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
 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箇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
 定、林冲道、多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動得張
 教頭、叫酒、保安、排酒、菓子、管待、兩箇公人、酒至數杯、只
 見張教頭、將出銀兩、齎發他、兩箇防送公人、已了、林冲
 執手、對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喫

有句ノ間ニ「一」
嫁事。ヨメイリ
ツカフル
差池。茲ニテ、
夫婦ケンカノ
チガイ

道頭。只道ノ意、
頭ハ。語呂上ノ
親事。縁組ノ事
主観。意見

了一场屈官司、今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
愛、將令愛嫁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
不曾生半箇兒女、未曾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
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
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況兼青春年少、休
爲林冲誤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
人今日就高鄰在此、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
執、如此、林冲去得心穩、免得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賢
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不是你作將
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避難、蚤晚天可憐見、放

不懷忿的。ナン
アモカマ
マ、マ、ヨ
ナア、ニ

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便
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不揀怎的、三年五載、養贍得他
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教休要憂心、都
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并衣服與
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厚
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悞、泰山可憐見、林
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那裏、肯應承、衆鄰舍
亦說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扎
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道、既然恁地、時權且
寫下、離狀、云

寫文書的人、代書人

寫文書的人、代書人
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爲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即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爲昭年月日、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箇花字、打箇手摸、正在閣裏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誤了娘子青春、

頭腦、アヒテ
招嫁、招ハムコ
字ニテ、結婚スル

安排、用意、都合スル

封書、離縁狀

兀自、ナホ、能
リ、アル、文字、ナ
五頁、子見、百十

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自行招嫁、莫爲林冲、誤了賢妻、那娘子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女婿、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聽他放心去、他便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娘子聽得說、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一時哭倒、聲絕在地、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

携。博雅、扶也。背負ヒナドス

老小。ツマノリ

監。監督人

子、攙扶回去，張教頭囑付林冲道：「只顧前程去，掙扎回來，厮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挂念，如有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謝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着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不在話下。且說兩箇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認得，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

聞兒。座敷、兒ハ語呂上ノ助字
頂。領ノ上、各見ヨ、吾國語ニテハ、一字ナキモ意通ズ、背子、背心同ジ、ソテナシ

按酒。壓酒ニ通ズ、酒ヲサハテノマシム

底脚。ネホリ、ハホリ

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箇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子，下面皂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菓品按酒都搬來擺了一桌。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酒至

莫不...アセフ、
カハ御座ラス

對頭。一本只對
シ作ル、義同

結果。佛語シマ
イナツケル、
コロス

回書。其地ノ官
府ヨリ殺シタ
ナ返事即チ證據
明書

數杯那人去袖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二位
 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
 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
 超道小人兩箇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
 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
 便是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
 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
 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箇領諾不
 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處把林冲結果了就彼處討
 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

結果。佛語、
マイナツケ
ル、コロス

兜搭。モノ、ヒ
マチガヒ

罷。語助、ナア、
ソヤ

落得做。モライ
ドロクニシテ
ル、頼ンダ人
ノ云フ通りテ
人。内証ノコ
ハロゾケ

包辨。包ハ保同
コト、保証ハ
話スル、辨ハ
スル、代辨

並不妨事董超道却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
 的去却不曾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
 何作得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薛霸道老董你
 聽我說高太尉便叫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
 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
 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
 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罷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
 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道
 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是必揭取林冲
 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陸謙再包辨二位十兩金子相

金印。イレズミ

一會。一回同ウ、シバウク

客店。吾國ト異ガナリ、吾國ト異ガシテスル家

謝專等好音，切不可相悞。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徒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箇人又喫了一會酒，陸虞候算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自分手，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已，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得出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人，帶林冲到客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了飲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喫棒時，倒也無事。次後兩三日間，天道盛熱。

上下。ミナサン
擔待。ユルベマ
暗略。ヤカマシ
棍棒。前ノ水火

電頭。懸覺、外
道。頭ハ語呂
上ノ助字

棒瘡却發，又是箇新喫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霸道，好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大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董超道，你自慢慢的走，休聽咕咕，薛霸一路上喃喃，吶吶的口裏埋冤叫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箇魔頭，看看天色又晚，三箇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得房內，兩箇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裹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糶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箇防送公人坐了。

高一本、里ニ
 出路人、計數許
 多、ハ、キステ
 下、ウ、ア、モ
 イ、ハ、キステ
 改、セ、那、音、ア、イ、
 毎、二、驚、ク、許、ノ
 發、聲、
 擦、冷、熱、ハ、ア、レ
 フ、レ、ハ、イ、ヤ、フ、レ
 フ、レ、ハ、イ、ヤ、フ、レ
 云、フ

喫董超薛霸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
 邊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傾在脚盆內叫道
 林教頭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枷礙了曲
 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
 出路人那裏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下脚
 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裏林冲叫一聲哎也急縮
 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
 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
 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
 罵了半夜林冲那裏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箇潑

過、ア、ダ、ス、ノ、意
 ナ、リ
 二、三、里、支、那、ノ
 ナ、リ
 一、里、ハ、六、丁、余
 ナ、リ
 辨、ナ、リ、ヤ、ク、ケ
 方、便、ハ、ヨ、イ、様、ニ
 都、合、シ、テ、ヤ、ル

了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同店
 人都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喫林冲
 起來暈了喫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
 身董超去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朵并索兒却是麻
 編的叫林冲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燎漿泡只得
 尋覓舊草鞋穿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草鞋穿上
 叫店小二算過酒錢兩箇公人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
 更天氣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
 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不止薛霸罵道走便快走不
 走便大棍擗將起來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

撰。前六頁ノ注ヲ見ヨ

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猪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箇峻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讐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今日這兩箇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裏歇一歇。」三箇人奔到裏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着「一株」大樹便倒了，只見董超薛霸

歇一歇。下ノ睡一動詞ノ中間ニ在ル、又、ナス、スルノ意アリ

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却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略閉得眼，從地下叫將起來。林冲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俺兩箇正要睡一睡這裏，又無關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林冲答道：「小人是箇好漢，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那裏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林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綁在樹上。同董超兩箇，跳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傳着

高太尉釣旨教我兩箇到這裏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
 回話便多走的幾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
 我兩箇回去快些休得要怨我弟兄兩箇只是上司差
 遣不絲自己你須精細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
 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冲見說淚如雨下便道上下
 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讐近日無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
 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間話救你不得薛霸便提
 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來可憐豪傑束手
 就死正是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畢竟林
 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
 來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
 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
 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箇胖大和尚來喝道洒家在林
 子裏聽你多時兩箇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直
 裊跨一口戒刀提着禪杖輪起來打兩箇公人林冲方
 纔閃開眼看時認得是魯智深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
 可下手我有話說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箇公人呆了

說時遲快者ノ形容語云フガハタイソイカ

九霄雲外。アチラニ形容詞

憂得你苦。苦憂
得你ト云フテ
モヨイトコロ
ヲ憂得ト、ツ
ヨク云フタメ
ニ揚上シタリ

操鳥。タソ夜耶

半响動彈不得，林冲道：「非干他兩箇事，盡是高太尉使
陸虞候分付他兩箇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箇怎不依
他，你若打殺他兩箇，也是冤屈。」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
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
日，相別之後，酒家憂得你苦，自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
去救你，打聽得你斷配滄州，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
見，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來請兩箇公
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酒家疑心，放你不
下，恐這厮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這兩箇撮鳥，
帶你入店裏去，酒家也在那裏歇，夜間聽得那厮兩箇

做神做鬼。イロ
品ヲカヘ

操。背負フ、
スクル

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那時俺便要殺這兩箇撮
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了，酒家見這厮們不懷好
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裏出門時，酒家先投透這林子
裏來，等殺這厮兩箇撮鳥，他到來這裏害你，正好殺這
兩箇，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箇性命，
魯智深喝道：「你這兩箇撮鳥，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
這兩箇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箇性命，就
那里插了戒刀，喝道：「你這兩箇撮鳥，快攙兄弟，都跟酒
家來，提了禪杖，先走，兩箇公人那里敢回話，只扯林教
頭救俺兩箇，依前背上包裹，拾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

挖物ノ先ノ例
角。五合位ノ量
回。賣物ニアラ
望。買物ノ所
ツケカド

替他挖了包裹，一同跟出林子來，行得三四里路程，見
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深林，超霸四人，入來坐下，喚酒
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回些麪來打餅，酒保一
面整治，把酒來篩，兩箇公人道：「不敢問師父在那箇寺
裏住持？」智深笑道：「你兩箇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
去教高僧做甚麼？奈何？」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酒家
若撞着那厮，教他喫三百禪杖，兩箇公人那里敢再開
口，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口，林
冲問道：「師兄，今投那里去？」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
須救徹，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兩箇公人聽

殺當。勾當同ジ、
卷一、六十一頁、
七行、同九十九頁、
七一頁、四行參照

鬼胎。卷一、百
六十一頁ノ注

了，暗暗地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殺當，轉去時怎回
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
便行，要歇便歇，那里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兩箇公
人不敢高聲，只怕和尚發作，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
林冲上車，將息，三箇跟着車子，行着，兩箇公人懷着鬼
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
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箇公人也喫，遇着客店，早歇晚
行，都是那兩箇公人打火做飯，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
量，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
何俺，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廨宇裏，新來了箇

着。シムル、セ
乾淨。殺サレズ
又。耐セラレ
ズ。無事ナリ、
來。バカリ、

僧人喚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回去實說。俺要在野豬
林結果他。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
不得。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着陸謙自己去尋這和尚。便
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子。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箇
暗。商。量。了。不。題。話。休。絮。繁。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
八。日。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
無。僻。淨。處。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就。松。林。裏。少。歇。智。深
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
僻。淨。去。處。酒。家。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
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處。可。說。知。防。護。之。恩。不

吐出舌頭來。
縮シテ舌ヲカ
ルナリ

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
三二兩與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本是路上斫了你
兩箇頭。兄弟面上。饒你兩箇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
歹心。兩箇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分
手。魯智深看着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的頭。硬似這
松樹麼。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頭。智
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得樹有二寸深痕。齊齊
折了。喝一聲。你兩箇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這樹
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董超
薛霸都吐出舌頭來。半晌縮不入去。林冲道。上下俺們

座頭。頭ハ語呂上ノ助字

眠。采ト開ツカマフ、トル

自去罷、兩箇公人道、好箇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
 林冲道、這箇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
 出來、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三人當下離了
 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三箇人入到
 裏面來、林冲讓兩箇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人、半日方
 纔得自在、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三五箇篩酒的酒
 保、都手忙脚亂、搬東搬西、林冲與兩箇公人、坐了半箇
 時辰、酒保並不來問、林冲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着、說
 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箇犯人、便不來睬着、我
 須不白喫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

大周柴子孫
 一巻二三五頁
 ノ注ヲ見ヨ
 舊書帳券、天子
 後日ノ註書

我的好意、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
 你不知、俺這村中有箇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
 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
 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
 無人敢欺負他、專一招集天下往來的好漢、三十五箇
 養在家中、常常囑付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來的犯人、
 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我如今賣酒肉與你、
 喫得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
 林冲聽了、對兩箇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
 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却原來在這里、我們何不

里支那一里
 抹角。カドニツ
 莊院。トハ、其
 家。田。地。ノ。ツ
 口。テ。ア。ル。ト。コ
 ジ。テ。田。地。ノ。下
 ナ。住。家。ヲ。人
 ノ。村。又。ト。云
 程。ノ。意。ト。モ。ナ
 ハ。家。ノ。棟。樑
 ノ。内。ニ。ア。リ。ナ
 コ。ラ。別。ニ。シ
 テ。其。内。ヲ。持
 テ。カ。コ。ビ。タル
 ナ。シ。キ。ノ。義。ト
 莊。客。一。卷。五
 照。十。頁。注。テ。參

同去投逡他董超薛霸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
 們處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
 莊在何處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
 二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角那箇大莊院便是林冲等
 謝了店主人出門走了三二里果然見座大石橋過得
 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
 四下一週遭一條澗河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樹陰中
 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那條澗板橋上坐着四五箇
 莊客都在那里乘涼三箇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
 林冲說道相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箇犯人

龍眉。長。キ。ツリ
 鳳目。鳳。ノ。眼
 三。牙。ノ。相。何。レ
 轉。角。ノ。折。角。ノ。如
 一。條。玲。瓏。環。條
 玉。嵌。入。レ。タ
 象。嵌。入。レ。タ
 玉。嵌。入。レ。タ
 象。嵌。入。レ。タ
 玉。嵌。入。レ。タ
 象。嵌。入。レ。タ

送配牢城姓林的求見莊客齊道你沒福若是大官人
 在家時有酒食錢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林冲道不知
 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恐怕投東莊去歇也不見得
 許你不得林冲道如此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
 別了衆莊客和兩箇公人再回舊路肚裏好生愁悶行
 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飛遶
 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捲毛馬馬上
 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鬚三十四
 五年紀頭戴一頂皂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紫繡團
 胸綉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條足穿一雙金線

畫。エビヲニ當

抹綠皂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引領從人都到莊上來
 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自
 肚裏躊躇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
 位帶枷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
 軍教頭姓林名冲爲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
 問罪斷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裏說這里有箇
 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
 得相遇那官人滾鞍下馬飛近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
 迓就草地上便拜林冲連忙答禮那官人携住林冲的
 手同行到莊上來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

遊。迎ト同ウ

遠人款待之古風

睦。罵ル聲

請到廳前兩箇叙禮柴進說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不
 期今日來踏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
 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
 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
 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帶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
 自牽了馬去院後歇息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
 酒來不移時只見數箇莊客托出一盤肉一盤餅溫一
 壺酒又一箇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都
 一發將出來柴進見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
 何恁地輕意喏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相

待快去整治，林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穀了。」柴進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此，豈可輕慢？」莊客便如飛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三杯，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兩箇公人一同飲了，柴進道：「教頭請裏面少坐，自家隨即解了弓箭，就請兩箇公人一同飲酒。」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箇公人在林冲肩下，叙說些間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沉，安排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桌上，擡在各人面前，柴進親自舉杯，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喫，喫得一道湯，五七杯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柴進

湯。喫。汁。

一道。一杯。

起身。敬禮。

唱。哈。ハ。ア。ト
ノ。丁。掌。ナ。ル。ハ。ア。ト
四。四。頁。同。六
三。頁。參。照。セ

相見。對面。スル。
卷。一。六。九。頁
ヲ。見。ヨ

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好，快擡一張桌來，林冲起身看時，只見那箇教師入來，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後堂，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參，那人全不保着，也不還禮。』」林冲不敢擡頭，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相見。」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那洪教頭說道：「休拜起來，却不躬身答禮。」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頭坐，洪教頭亦不相讓，走去上首便坐，柴進看了，又不喜歡，林冲只得肩下坐。

配軍。卷一、四四
頁ノ牌頭、賊
大ノ流配者ヨ、
略ノ追配軍人
役人

倚軍附木。ナン
ノカノト。ヨ
リカハル

觀。音シヨ

怪。ケシカラス
ト、コイツハ
ト思フ

了、兩箇公人亦就坐了、洪教頭便問道、大官人今日何
故厚禮管待配軍、柴進道、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
萬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洪教頭道、大官人只因好
習鎗棒、徃徃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皆道我是鎗棒
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真、林
冲聽了、並不做聲、柴進說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觑他、
洪教頭怪這柴進說休小觑他、便跳起身來道、我不信
他、他敢向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頭、柴進大笑
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林冲道、小人却是不
敢、洪教頭心中付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中先怯了、因

一來。ヒトツニ
ハ、二來、フ
ハ、二來、フ
ハ、二來、フ
ハ、二來、フ

就高。其試合ヲ
ケ望ム理由ヲ

此越要來惹林冲使棒、柴進一來要看林冲本事、二者
要林冲贏他、滅那厮嘴、柴進道、且把酒來、喫着、待月上
來也罷、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來了、炤見
廳堂裏面、如同白日、柴進起身道、二位教頭、較量一棒、
林冲自肚裏尋思道、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若
我一棒打翻了他、柴大官人面上須不好看、柴進見林
冲躊躇、便道、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無對
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頭的本
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礙柴進的面皮、不肯使
出本事來、林冲見柴進說開就裏、方纔放心、只見洪教

旗鼓。次ノ山東
大搦。棒ノカ
マエノ名ナ
リ。卷一、五六
頁ノ注ヲ見
恨不得……吞了
他。チマエテ、
ヒトノミスル
如ク、マカシ
テモ、ウラン
ハジメヨリ、
シナリカ、恨
得ハ、十二回
ノ初頃ニモア
團子。切先ト切
先トアタル切
コトヲ、五回
十頁、十二頁
ヲ見ヨ

頭先起身道、來來來、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闕出堂後
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桿棒來、放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
衣裳、拽扎起裙子、掣一條棒、使箇旗鼓、喝道來來來、柴進
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話、就地
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師父請教、洪教頭看了、恨不得
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東大搦、打將入來、
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來、搶林冲、兩箇教頭在
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圈
子外來、叫一聲、少歇、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事、林冲
道、小人輸了、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林冲

牢城。林冲ノ配
流。七ノ所
監。七ノ所
務。七ノ所
一。七ノ所
得。七ノ所
得。七ノ所
情。七ノ所
七。七ノ所
七。七ノ所
七。七ノ所

道、小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柴進道、是小可一
時失了計較、大笑道、這箇容易、便叫莊客取十兩銀來、
當時將出柴進對押解、兩箇公人道、小可大膽、相煩二
位、下顧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日牢城營內、但有事務、
都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
物、軒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銀子、亦不
怕他走了、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
今番兩位教師、再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却纔棒法怯了、
肚裏平欺他、做提起棒、却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叫莊
客取出一錠銀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柴進乃

旗鼓門戶。共
六頁、卷五、十
九十二頁ノ注
勢。様子ナリ

勝音レン

言二位教頭比試，非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爲利物，若還
 贏的，便將此銀子去，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
 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又要爭這
 箇大銀子，又怕輸了銳氣，把棒來盡心使箇旗鼓，吐箇
 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裏，只要
 我贏他，也橫着棒，使箇門戶，吐箇勢，喚做撥草尋蛇勢，
 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便使棒蓋將入來，林冲望後一
 退，洪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棒下來，林冲看他
 脚步已亂了，便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
 那一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頭，賺兒骨上，撇

一頭、二面、同、
ナガフ

管管、典獄、署
長ノ如キモノ
差圖、看守ノ如
キモノ

了棒，撲地倒了，柴進大喜，叫快將酒來把盞，衆人一齊
 大笑，洪教頭那里掙扎起來，衆莊客一頭笑着扶了，洪
 教頭，羞慚滿面，自投莊外去了，柴進携住林冲的手，再
 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林冲那里肯受，推
 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留林冲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
 每日好酒好食相待，又住了五七日，兩箇公人催促要
 行，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封書，分付林冲道，滄
 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
 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看顧教頭，即捧出二十五兩一
 錠大銀，送與林冲，又將銀五兩，齎發兩箇公人，喫了一

餓文。餓鬼ノ相
大賢相
這把。這一把ノ
賊骨頭。ウマノ
上ノ助字
一佛出世。二佛
涅槃。イハト
云フ程ノ間

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厮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
是大刺刺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
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
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把林冲罵
得一佛出世。那里敢擡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林
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差撥
哥哥些小薄禮。休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
營和俺的。都在裏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
有十兩銀子。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差撥見了。看着
林冲笑道。林教頭。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箇好男

放心ト又ノ間ニ
「林冲」ノ二字
ヲ入レ見ヨ

下。届ケル

煩惱做甚。何モ
ナイ心配スルヲハ

支吾。ナンノカ
シノト云ヒマハ
生人。是迄ノ事
ヲ知ラズ初對
面ノ人

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
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
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總賴照顧。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
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
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
直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
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有病。未曾痊。可我自
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謝指教。林冲
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冲歎口氣道。有
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原來差撥

人事。日用品

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
 賄賂日久情熟絲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柴大官人又
 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冲
 救濟話不絮煩時遇隆冬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分
 偶出營前間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
 頭如何却在這裡林冲回頭過來看時見了那人有分
 教林冲火烟堆裏爭些斷送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殘
 性命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等些。ホトンド

第九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小二。若い者
 陪話。仲入り
 病。メニ、御
 座。マシ、御
 人。ニ、御
 一地里。一生懸
 命ニナル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
 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
 後來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
 罪又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
 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發他盤
 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這裡撞見林冲道小二
 哥你如何也在這裡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
 齋發小人一地里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

一箇時辰。的
二箇時辰。的
三箇時辰。的
四箇時辰。的
五箇時辰。的
六箇時辰。的
七箇時辰。的
八箇時辰。的
九箇時辰。的
十箇時辰。的

帕子。秋紗、フ
物事。モノ

省得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
 或叫得他來看了，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侯，他肯便
 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
 老婆道說得是，便入去聽了一箇時辰，出來說道，他那
 三四箇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只見那一箇
 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
 營和差撥，帕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說
 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與結果他性命，正說之時，閣子裏
 叫將湯來，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
 着一封書，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喫了半箇時辰，算

一回。一會同シ、
シバラク

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箇低着头也去
 了，轉背不多時，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裏來，說道，小二哥，
 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二却待正要
 尋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李小
 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却纔有箇東京來的齣
 人，在我這里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撥口裏，啣出
 高太尉三箇字來，小人心下疑惑，又着渾家聽了一箇
 時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
 裏應道，都在我兩箇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兩箇把
 一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

一回。シバラク

井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坐上生些燄火起來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箇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所說三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氈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

紙錢。順瀆紙同
看十四頁ノ注圖紙六

接風。チナツキ
フルマイ、ツキ
凡テ觀宴チ云又

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祐改日來燒紙錢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箇草箒兒在露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里來林冲道你認得這箇葫蘆兒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家一切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喫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杯就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着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

照應一本照作ル

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
 晚越下得緊了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
 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
 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
 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
 鎗葫蘆在雪裏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
 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
 林冲把手牀上摸時只拽得一條絮被林冲鑽將出來
 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打火處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
 半里路上有箇古廟可以安身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

石頭頭ハ助字、只石ト云フ
 金甲。ヨロヒチ
 判官。罪人ノ新
 一判官神又催命
 堆紙團。是ハ錢
 ナメド。紙置チカ
 ア。ル。チ。サ。シ。イ。テ。カ
 白布衫。白筒袖
 ノ。布。衫。天。白。筒。袖

到天明却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依舊把
 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廟門再把門掩上傍邊
 止有一塊大石頭撥將過來靠了門入得裏面看時殿
 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箇判官一箇小鬼側邊
 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林冲把鎗
 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氈笠
 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
 分濕了和氈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
 却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正
 喫時只聽得外面必剝剝地爆響林冲跳起身來就

刮を雜き。ゴウ、
ア、矢張物ノ、
モエル首ノ、
回十六頁ノ、
チ參照セヨ、
注五

推放。ナンノカ
トコトワル
對付。アテガイ
バナケル、セネ
仕向ケル、
托人情。己ノ娘
チ高衙内ニ轉
人情上忍ビズ
トコトワル

壁縫裏看時、只見草料場裏火起、刮刮雜雜的燒着、當時林冲便拿了花鎗、却待開門來救火、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林冲就伏門邊聽時、是三箇人脚走響、直奔廟裏來、用手推門、却被石頭靠住了、再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箇道、這條計好麼、一箇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得推故了、一箇道、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又一箇道、張教頭那厮、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女婿沒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

央浼。何卒、
タノム
四下。四下里同

骨。吾國ノ、
トヨ、
骨。助。ハ。語、
骨。上。ハ。語、
骨。ト。云。フ、
天可憐見。卷一
十行。六十八頁
一頁。六十八頁
照。ハ。カ。タ。シ。道
ナ。ハ。カ。タ。シ。道

尉特使俺兩箇央浼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又一箇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箇火把、待走那里去、那一箇道、這早晚燒箇八分過了、又聽得一箇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箇死罪、又一箇道、我們回城裏去罷、一箇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林冲聽那三箇人時、一箇是差撥、一箇是陸虞候、一箇是富安、自思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

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厮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擲開、挺着花鎗、左手拽開廟門、大喝一聲、潑賊那里去、三

箇人都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林冲舉手，吃察的一鎗，先搦倒差撥，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趕上，後心只一鎗，又搦倒了，翻身回來，陸虞候却纔行得三四步，林冲喝聲道：「奸賊，你待那里去？」劈胸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把鎗搦在地裏，用脚踏住胸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便去陸謙臉上閣着，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讐，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奸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喫我」

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剗，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回頭看時，差撥正爬將起來，要逃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廝原來也恁的歹，且喫我一刀。」又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回來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把尖刀插了，將三箇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出廟裏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繫了胳膊，把氈笠子帶上，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提了鎗，便出廟門投東去，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着水桶鉤子來救火，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提着鎗，只顧走，那雪

同。實物ニ非ル
モノヲ所望ミ
カフ

越下得猛林冲投東去了兩箇更次身上單寒當不過
那冷在雪地裏看時離得草料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
深處樹木交雜遠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着破壁縫裏
透火光出來林冲徑投那草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
坐着一箇老莊客周圍坐着四五箇小莊家向火地爐
裡面焰焰地燒着柴火林冲走到面前叫道衆位拜揖
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濕了衣裳借此火烘一
烘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得林冲烘着身
上濕衣服畧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着一箇瓮兒裏面
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望煩回些

國。音キン。米
チ入レル納屋
四更。ウシミツ

酒喫老莊客道我每夜輪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氣正
冷我們這幾箇喫尙且不穀那得回與你休要指望林
冲又道胡亂只回三兩碗與小人攪寒老莊客道你那
人休纏休纏林冲聞得酒香越要喫說道沒奈何回些
罷衆莊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喫去便
去不去時將來吊在這里林冲怒道這厮們好無道理
把手中鎗看着塊焰焰着的火柴頭望老莊家臉上只
一挑又把鎗去火爐裏只一攪那老莊家的髭鬚焰焰
的燒着衆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鎗桿亂打老莊家
先走了莊家們都動擲不動被林冲趕打一頓都走了

塊ノ上ニ「」ノ
火字ヲ添ヘ見
頭ノ骨頭ハ石
頭ノ語呂上ノ
助字手ニテ
ハネル様ニ突
キ倒ス
一頓。ウソトカ
ヲ入レル

土坑。朝鮮ニテ、
チンドロト云
フ、冬床下ニ
火ヲ燒ケ様ニ
テモ、塗リタ
テモ、椰子ノ
實ヲ割リ
中ノモノヲ割
リ出シ、造リ
柄杓

五更。アカツキ、
アケ
夢見注。水滸ノ
別名。

林冲道都去了、老爺快活喫酒、土坑上却有兩箇椰瓢、
取一箇下來、傾那瓮酒來、喫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
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跟蹤躡、捉脚不住、走不過
一里路、被朔風一掉、隨着那山澗邊倒了、那里掙得起
得、大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當時林冲醉倒在雪地下、
却說衆莊客引了一二十餘人、拖鎗拽棒、都奔草屋下看
時、不見了林冲、却尋着踪跡、趕將來、只見倒在雪地裏、
花鎗丟在一邊、衆莊客一齊上、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
條索縛了、趁五更時分、把林冲解一箇去處來、那去
處不是別處、有分教、蓼兒洼內、前後擺數千隻戰艦、

水滸。抽象シテ
ブノホレバ、ミ
テクノウチツケ
上ノコナ、ル
地勢ヲコナ、ル
ニテ、本ノ
爲ニ、水滸ノ
如ク、有名詞
或人、水滸
居處、中、可
シ、ハ、ナ、マ
古、義、ハ、マ
ナ、人、ニ、マ
ナ、言、キ、マ
ル、モ、ナ、踏

水滸寨中、左右列百十箇英雄好漢、正是說時、殺氣
侵人冷、講處悲風透骨寒、畢竟看林冲被莊客解投甚
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標註訓譯水滸傳卷之二終

11
15
216

不許
複製

大正三年十一月廿六日印刷
大正三年十一月廿八日發行

〔定價金壹圓〕

著譯者

平岡龍城

發行者

池田增治郎

發行所

近世漢文學會

印刷所

近世漢文學會印刷部

印刷人

岸山芳太郎

東京市淺草區森田町十番地

東京市淺草區森田町十番地

東京市赤坂區新坂町七番地

東京市赤坂區新坂町七番地

終

